



哲学史家文库

第2辑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

A Series of Books by the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段德智 著



人民
出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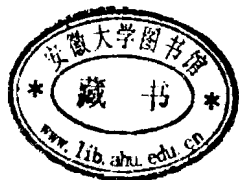


哲学史家文库

第2辑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

段德智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段德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哲学史家文库 第2辑)

ISBN 978-7-01-009978-1

I. ①莱… II. ①段… III. ①莱布尼茨, G. W. (1664~1716)—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0225 号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

LAIBUNICI ZHIXUE YANJIU

段德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2

字数:5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978-1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莱布尼茨的生平、著述与人格	(1)
一、青少年时代的莱布尼茨	(2)
1. 徜徉哲学大世界(1646—1672年)	(2)
2. 巴黎之行与访问斯宾诺莎(1672—1676年)	(8)
二、莱布尼茨的哲学著述与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	(11)
1. 哲学体系的酝酿(早年莱布尼茨:1676—1686年)	(11)
2. 哲学思想的阐扬(中年莱布尼茨:1686—1704年)	(15)
3. 哲学体系的完善(壮年莱布尼茨:1704—1714年)	(24)
4. 晚年莱布尼茨的哲学研究(1714—1716年)	(34)
三、莱布尼茨的“学术案件”、世界情怀、个性与人格	(40)
1. 与牛顿的一桩公案	(40)
2. 情系中国与中国哲学	(51)
3. 个性与人格	(59)
第二章 莱布尼茨哲学的生成、主要旨趣及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65)
一、莱布尼茨哲学的理论渊源和思想背景	(65)
1. 莱布尼茨哲学的理论渊源	(66)
2. 莱布尼茨哲学的思想背景	(69)
二、莱布尼茨哲学思想的生成过程、主要旨趣和基本特征	(78)
1. 莱布尼茨哲学思想的生成过程	(79)
2. 莱布尼茨哲学思想的主要旨趣	(85)
3. 莱布尼茨哲学的基本特征	(90)
三、莱布尼茨哲学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93)
1. 充足理由原则的提出	(94)
2. 充足理由原则是“关于存在的大原则”	(103)

3. 圆满性原则与自由和自由选择	(108)
四、莱布尼茨哲学诸原则的辩证关联与莱布尼茨哲学的总体结构	(114)
1. 莱布尼茨哲学诸原则之间的辩证关联	(114)
2. 莱布尼茨哲学的总体框架	(119)
3. 对罗素关于莱布尼茨的逻辑学的解释的一个批评	(120)
第三章 莱布尼茨的本体论思想	(130)
一、莱布尼茨本体论思想的理论背景	(131)
1. 大陆理性派本体论的逻辑演进:从二元论到唯心主义一元论	(131)
2. 英国经验派本体论的逻辑演进:从唯物主义走向唯心主义	(136)
3. 大陆理性派与英国经验派在本体论方面的论战	(141)
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一):单子论	(143)
1. 单子乃“形而上学的点”	(145)
2. 单子的其他一些规定性:单子变化的内在性原则	(149)
3. “单子的本性在于力”	(151)
4. 单子变化的“本原”:知觉和欲望	(153)
三、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二):连续律	(156)
1. 单子的等级阶梯与连续系列	(159)
2. 物质:“初级物质”与“次级物质”	(163)
3. 与连续律相一致的时空观:反对对“马德堡半球”的误读	(167)
4. 作为同单子连续系列相关的上帝	(171)
四、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三):前定和谐学说	(173)
1. 前定和谐学说的酝酿过程:从身心平行说到前定和谐假说	(174)
2. 前定和谐的普遍性与层次性(一):单子之间的普遍和谐	(177)
3. 前定和谐的普遍性与层次性(二):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和谐	(179)
4. 前定和谐的普遍性与层次性(三):自然的与神恩的和谐	(184)
5. 前定和谐的一体两面性及其理论依据	(186)
6. 和谐的自主性、神恩性与前定性的三位一体:自然神论	(189)
五、莱布尼茨的“形而中学”:现象主义与单子主义的内在关联	(191)

1. 国际莱布尼茨研究中的一个痼疾：“瞎子摸象”	(191)
2. 中年莱布尼茨“现象主义”或“物体哲学”的理论背景	(194)
3. 莱布尼茨现象主义的形而上学目标：对“物理学”的超越	(198)
4. 莱布尼茨现象主义与单子主义相互关联的基本中介：“有形实体”、“次级物质”与“派生的力”	(202)
5. 莱布尼茨的本体论思想的整体性与层次性	(206)
第四章 莱布尼茨的认识论思想	(209)
一、莱布尼茨认识论的理论渊源与理论背景	(210)
1. 莱布尼茨认识论的理论渊源	(210)
2. 莱布尼茨认识论的理论背景(一)：哲学中心的转移	(217)
3. 莱布尼茨认识论的理论背景(二)：大陆理性派认识论	(221)
4. 莱布尼茨认识论的理论背景(三)：英国经验派认识论	(224)
5. 莱布尼茨认识论的理论背景(四)：英国经验派与大陆理性派的论战	(228)
二、莱布尼茨关于认识起源的思考：“有纹路的大理石”	(233)
1. 莱布尼茨的问题意识(一)：“天赋观念”还是“白板”	(233)
2. 莱布尼茨的问题意识(二)：洛克对天赋观念学说的挑战	(241)
3. 莱布尼茨的答辩：“天赋观念潜在说”	(245)
三、莱布尼茨的认识过程思想与微知觉理论	(251)
1. 莱布尼茨的认识过程思想：从感觉到察觉	(251)
2. 天赋观念的两重意涵与认识过程的双重路向	(254)
3. 微知觉的两重意涵：类型学与本体论或动力学	(257)
4. 作为类型学意义上的微知觉的“效用”	(262)
5. 作为本体论和动力学意义上的微知觉的“效用”	(266)
6. 莱布尼茨微知觉理论和认识过程思想的基本立场	(271)
四、莱布尼茨的真理观：“原初的真理”与“派生的真理”	(274)
1. 莱布尼茨真理观的两个维度：“知”与“所知”	(274)
2. 认识真理的两条基本途径：反省与推证	(279)
3. 推证的两种类型：先天推证与后天推证	(281)
4. 推证的两项原则：“矛盾原则”与“充足理由原则”	(287)
5. 真理的两种类型：“原初的真理”与“派生的真理”，“理性的	

真理”与“事实的真理”，“必然的真理”与“偶然的真理” ……	(289)
6. 真理的标准：充分、直觉的明白 ……	(297)
7. 两种真理与两种命题：必然命题与偶然命题 ……	(300)
8. 从阿维洛伊的双重真理论到莱布尼茨的两种真理思想 ……	(305)
五、莱布尼茨的语言哲学：“普遍字符”与“综合科学” ……	(308)
1. “摧毁巴别之塔”与构建“普遍代数学” ……	(309)
2. 普遍代数学(一)：以数学为蓝本发明普遍字符 ……	(316)
3. 普遍代数学(二)：以数学为蓝本改进推理演算 ……	(322)
4. 普遍代数学(三)：以数学为蓝本构建综合科学 ……	(326)
5. 莱布尼茨与洛克在语言哲学领域的论争 ……	(333)
6. 莱布尼茨语言哲学的理性主义实质及其历史地位 ……	(338)
第五章 莱布尼茨的道德学思想 ……	(341)
一、莱布尼茨的人学思想：人的自由与人的快乐 ……	(342)
1. “人的自由”与“道德的必然性” ……	(342)
2. 人的自由的个体性与主体性 ……	(350)
3. “人的快乐”与“人生智慧” ……	(361)
4. 道德推理与道德“本能” ……	(365)
5. 人的自由与上帝的前定 ……	(369)
二、莱布尼茨的神学思想：自然神学与神义论 ……	(373)
1. 自然神学：作为造物主的上帝 ……	(373)
2. 上帝存在的哲学证明：宇宙论模式 ……	(381)
3. “上帝的善”与“恶的起源” ……	(385)
4. “恶的存在”与“最好世界” ……	(389)
三、莱布尼茨的社会思想：普遍正义与乐观主义 ……	(396)
1. 普遍正义：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 ……	(396)
2. 乐观主义与社会向善论 ……	(402)
3. 自然的与神恩的王国 ……	(407)
第六章 莱布尼茨对后世哲学的深广影响 ……	(414)
一、莱布尼茨与德国古典哲学 ……	(414)
1. 康德：“蜕变了的莱布尼茨” ……	(416)
2. 费尔巴哈：“我欲故我在”与“这个” ……	(422)

二、莱布尼茨与意志主义	(428)
1. 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与“我思我所欲”	(428)
2. 尼采：“权力意志”与“第一个悲剧哲学家”	(433)
三、莱布尼茨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439)
1. 胡塞尔：“作为单子的自我”与“交互单子论”	(439)
2. 海德格尔：“单子论意在说明存在者之存在”	(447)
四、莱布尼茨与分析哲学	(452)
1. 罗素：“莱布尼茨的哲学源于他的逻辑学”	(453)
2. 斯特劳森：作为“一种殊相本体论尝试”的单子论	(457)
五、莱布尼茨与直觉主义美学	(463)
1. 鲍姆嘉通：从“微知觉”到“感觉学”	(464)
2. 克罗齐：从“感觉学”到“直觉主义”	(468)
六、莱布尼茨与现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474)
1. 罗尔斯：从“普遍正义”到“分配正义”	(474)
2. 诺齐克：从“普遍正义”到“个人权利”	(479)
莱布尼茨生平年表	(485)
主要参考文献	(491)
后 记	(498)

第一章

莱布尼茨的生平、著述与人格

哥特弗里特·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年)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伟大科学家和著名哲学家。

在人类思想史上,莱布尼茨是一位智商和能力极高的学者。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莱布尼茨主义”条目中谈到其智商和才能时,曾不无激情地说道:“当一个人考虑到自己并把自己的才能和莱布尼茨的才能来作比较时,就会弄到恨不得把书都丢了,去找个世界上比较偏僻的角落藏起来以便安静地死去。”罗素虽说对莱布尼茨的人格持有异议,但还是不止一次地称赞莱布尼茨是“千古绝伦的大智者”^①。至于马克思,作为一位无产阶级的思想领袖,虽然一向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但在谈到莱布尼茨时,他却还是由衷地感叹道:“我是佩服莱布尼茨的。”^②

莱布尼茨的知识极其渊博,几乎涉及当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除哲学外,他在数学、物理学、地质学、逻辑学、历史学、法学、语言学、图书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过重大建树,尤其是独立发明微积分一事,更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无怪乎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惊叹:莱布尼茨“本人就是一所科学院”!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博学的少数人物之一,只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学者才能与他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莱布尼茨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他作为“德国哲学之父”,对德国哲学,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作用,固然无人敢于“问鼎”;而他作为一位理性主义哲学家,在近代认识论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史上的特殊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6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9页。

地位,也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莱布尼茨无疑是欧洲哲学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卓越人物。他在谈到自己的治学经验时曾经说过:“我什么也不藐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上,莱布尼茨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孕育未来”,除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诸造因外,也就正在于他能够以一个博大的胸怀“载负过去”,孜孜不倦地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来丰富和充实自己;在于他不仅如饥似渴地接触和吸收包括霍布斯主义、笛卡尔主义和斯宾诺莎主义在内的全部“时尚”的哲学,而且即便对某些“进步”学者所不齿的经院哲学也取积极的分析和扬弃的态度。莱布尼茨是一位既具有骆驼精神又具有狮子精神的思想家。^①

一、青少年时代的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作为一位富于创造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其一生既是阅读和思考哲学的一生,也是不断阐述其哲学思想的一生。他的哲学思想虽然在其一生中也不断变化,但是他的哲学的一些最根本的理念,如个体性原则,则是在其学生时代就奠定下来的。因此,了解青少年时代的莱布尼茨,对于了解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1. 徜徉哲学大世界(1646—1672年)

1646年6月21日,即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前两年,莱布尼茨生于德国莱比锡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②其祖先是波希米亚人,约300年前迁居萨克森和普鲁士,且先后已有三代人在萨克森公国诸侯府供职。其父弗里德里希·莱布尼茨为莱比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兼营公证人业务;其母卡塔琳娜·莱布尼茨(娘家姓为施穆克)出身于一个教授家庭,是位路德新教的

^①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在谈到“精神的三种变形”时说道:精神首先应当变成骆驼,尔后变成狮子,最后变成孩童。参阅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卷第1章“三种变形”。

^② 当时德国各公国中有的已采用格里历(新历),有的依然采用儒略历。旧历春分是3月21日,新历则提前十天。我国是直到1912年才采用格里历的。本著所用日期,一律依儒略历记日系统计算、确定。

虔诚信徒。

1652年,莱布尼茨年仅6岁,父亲就去世了。但父亲的“早逝”反倒促成了他思想上的“早熟”。因为这样一来,他便可以随意进出他父亲的图书室,一卷卷地翻阅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丰富藏书,从小就广泛地接触到古希腊罗马文化。他在普通儿童翻阅“小人书”的年纪就不仅阅读了希罗多德、色诺芬、昆提连、普林尼等古代著名历史学家、修辞学家和博物学家的许多著作,而且还广泛阅读了柏拉图、西塞罗和塞涅卡等古代著名哲学家的著作乃至一些教父们的著作。尽管他最初对这些著作也读不通或懂得甚少,但他还是坚持阅读,终于懂得越来越多,并且受到这种古典文化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早在入大学前,他就以其博学多闻、才华出众而使其同伴不敢忘其项背,俨然为他们眼中的天才或神童。这对他后来哲学思想和学识的形成无疑有积极的影响。

1661年,莱布尼茨15岁时,入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学习。这一年,莱布尼茨的个人阅读兴趣从古代思想家转向了近代思想家,转向了近代机械论和数学。他不仅兴致勃勃地阅读了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的《科学的进展》,而且还兴致勃勃地阅读了卡丹(1501—1576年)、康帕内拉(1568—1639年)、开普勒(1571—1630年)、伽利略(1564—1642年)和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5年)的著作。他虽然博览群书,却不是一架“阅读机器”,而是善于对所阅读的内容作深入的和独立的思考,找出并汲取其中对自己有益的东西。甚至就在他上大学的第一年,当他在莱比锡附近的小树林里散步时就已经在思考他是否应当在自己的哲学里保留经院哲学的“实体的形式”这样一类术语的问题了。

在莱比锡大学里,莱布尼茨最喜欢的老师要算雅可布·托马修斯(Jakob Thomasius,1622—1684年)。托马修斯是位哲学教授,非常精通古典哲学和经院哲学。他虽然给莱布尼茨上修辞学,却把后者引上了研究经院哲学的道路。莱布尼茨研究经院哲学的“最初果实”是他于1663年5月通过的哲学硕士学位论文《论个体性原则方面的形而上学争论》(*Disputatio Metaphysica De principio individui*)。这表明,这个时期的莱布尼茨不是在简单地回避和否定传统,而是面对着经院哲学的多元内容(实在论和唯名论)在精心地选择和扬弃传统。而且,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理论选择,他对唯名论观点及其个体性原则的辩护竟成了他日后构建的自己特

有的哲学体系的第一基石。^① 因为,一如我们所知,该文所阐述的中心观点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贯穿他自己成熟后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一项基本原则。

当年夏季,由于莱布尼茨有意于以律师为职业,还想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便转到耶拿大学听爱哈特·维格尔(Erhard Weigel, 1625—1699年)讲授的法学课程。维格尔又是一位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和数学家,他对增强莱布尼茨爱好数学的倾向起了重要作用。1666年,莱布尼茨已经准备好了他的法学博士论文,可是莱比锡大学却以他过于年轻(时年20岁)为由拒绝授给他学位。于是,他就转到位于纽伦堡市郊的阿尔特道夫大学。该大学顺利地接受了他的论文,并于1667年2月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还表示愿意聘他为教授。

莱布尼茨并没有接受阿尔特道夫大学的教授职位,而是和纽伦堡的一个叫做玫瑰十字架兄弟会(Fraternitas Rosae Crucis)的炼金术士团体发生了联系,加入该团体并出任秘书职务。炼金术自12世纪以来在欧洲一直很流行,被称做“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培根和“17世纪科学革命顶尖人物”的牛顿(Issac Newton, 1642—1727年)也都“执迷”于炼金术。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中世纪后期,炼金术同占星术、巫术、魔术及通灵术一起被视为一种科学,也被称做隐秘哲学或隐秘科学(occulta scientia)。隐秘科学以古代哲学或一些秘传的学说为理论基础,并且往往以实用为目的,要求经验证据。霍亨海姆的帕拉塞尔斯(Paracelsus de Hohenheim, 1493—1541年)和吉洛拉谟·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 1501—1576年)等都是中世纪后期著名的专门从事神秘科学的哲学家。帕拉塞尔斯出生于瑞士德语区的一个医生家庭,在家庭受到矿物学、植物学方面的教育,在费拉拉大学学习医学,后来在斯特拉斯堡行医,曾被任命为巴塞尔市政医生和医学教授,著有《药学著作》、《真正的自然》等书。他认为,科学对象是从天体发出来的隐性力量,它们进入地面事物之中规定了一类事物的本性。魔术是对天地之中的隐性力量的辨认和控制。因此,真正有用的科学是自然魔术(magus)。他的信徒后来使用“神哲学”(theosophia)一词来表示隐秘科学。卡尔达诺出生于罗马,在帕多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并担任该大学教授。他

① Cf. Benson Mates,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Metaphysics &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70 - 188.

是一位多产作家,先后发表了200多部关于医学、数学、物理学、哲学、宗教和音乐方面的著作,是文艺复兴时期多才多艺型人物的代表之一。其著作主要有《论简明性》和《真正的差异》等。莱布尼茨的这段经历同他后来对自然科学诸多领域的广泛兴趣不无关系。莱布尼茨之所以热衷于炼金术,很可能还同他崇尚实验科学、对中世纪实在论经院哲学的“隐秘的质”的学说的厌恶有关。

莱布尼茨之加入这一团体,除了进一步熟悉有关炼金术的一些晦涩难懂的著作和术语,显示出早年他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外,最重要的收获则是通过该团体结识了博因堡男爵(Johann Christian, Freiherr von Boyneburg, 1622—1672年)。这位男爵是当时所谓“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中最有权势的选帝侯之一迈因茨大主教手下的大臣,被认为属于当时最有声望的外交家之列。莱布尼茨由博因堡男爵推荐给迈因茨选帝侯兼大主教、莱茵同盟首脑约翰·菲利浦(Kurfürsten von Main, Johann Philipp von Schönborn, 1605—1673年),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当时正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不久。这场在德国境内进行的绵亘三十年之久的国际战争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场大浩劫,其结果是进一步大幅度地拉开了德国同英国、荷兰及法国在经济、政治发展上的距离。然而,这场因德国境内路德派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之间的对立而引起的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场宗教战争。因此,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为使德国避免重罹战祸,就必须先行解决宗教纷争问题,使天主教和新教重新联合起来。为实现教会联合的谈判早已在进行中。迈因茨选帝侯和博因堡男爵等都是赞成这种联合的。莱布尼茨一开始从事外交生涯也就是参加了这种教派调解活动,并且几乎终身和这种活动都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然而,莱布尼茨毕竟主要是以学者的身份参与这项外交活动的。根据博因堡男爵的建议,这个时期他集中地研究了“化体说”。“化体说”(transubstantiation),亦称“变体论”,说的是圣餐礼所用的饼和酒在礼仪过程中发生质的变化或曰“质变”,转化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这一说法在1215年召开的第四次拉丁会议(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上得到认可。这种说法自然遭到新教的反对,更为主“因信称义”的路德教所不容。但是,罗马天主教为了对抗新教,竟将它写进1545—1563年召开的特伦特公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的正式文献里,把它正式确定为基督宗教的教义,从

而酿下了宗教纷争的一条重要的祸根。莱布尼茨对“化体说”的专门研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遂了博因堡男爵的初衷权且不论,但是对于他的哲学研究倒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这种研究使他从经院哲学“无聊学派”中彻底解放出来而投身于霍布斯和笛卡尔的“数学的唯物主义”(罗素语),并且最终把他引上了超越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实体学说建构自己实体学说的哲学道路。

在这段时间里,莱布尼茨哲学观点的变化是相当急速的。1670年7月,他还对英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年)推崇备至,当从友人口中获悉霍布斯依然健在时,便立即驰书致敬请教。但是,到了1671年,他在致阿尔诺(Antoine Arnauld, 1612—1694年)的信中就已经开始流露出对霍布斯和笛卡尔的“数学的唯物主义”,尤其是对他们的视物体为广延的物质实体学说的失望情绪,断言这种物质实体学说根本不可能用以调和天主教和路德教的教义。然而,正是这种“失望”激发他立志要发现一种适合于天主教和路德教双方、从而可望成为两派教会得以联合之哲学基础的新的实体学说。而后来建构起来的“单子论”,便是他对“化体说”研究的终极结果。

因为按照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所谓“身体的实体”无非是一种“真实的现象”,即上帝自己藉直觉知识在这些“身体”中知觉到的东西,对于天使和享受福乐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从而,凡是面包和酒显现给我们的地方,上帝和享受福乐的人就知觉到了耶稣基督的肉身了。既然在莱布尼茨这里,实体与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既然实体主义与现象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统一,则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在“化体说”或“变体说”上的分歧也就有望化解了。^①需要指出的是:莱布尼茨为了协调他的哲学和他的神学的关系,为了更好地调和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他在用单子主义重新解释“化体说”的同时,又提出了所谓“实体粘连”(vinculum substantiale)学说。在1710年写给笛·波斯(Des Bosses)的一封信中,莱布尼茨在谈到圣餐礼和“化体说”的时候,说道:“既然所谓面包实际上并非实体,而只是由无数个单子藉某种附加上去的联合堆聚而成的存在物,则它的实体性也就

^① Cf. Robert Merrihew Adams, *Leibniz: Determinist, Theist, Idea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58.

正在于这种联合。”^①1716年,在莱布尼茨写给笛·波斯最后一封信中,莱布尼茨还重申了他的“实体粘连”说。这就生动不过地说明,莱布尼茨毕生都在致力于天主教和路德新教的联合,致力于诸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和平。

罗素在谈到莱布尼茨的“实体粘连”学说时,曾经指出:“这种学说是从莱布尼茨竭力调和他的哲学与化体说的教条的企图中产生出来的,并且在他给笛·波斯的信中得到了发挥。”^②要发现某种教义,使得在这种意义下基督的肉身是一个实体,这是很必要的。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莱布尼茨先是提出了“灵魂与有机躯体的某种实在的形而上学的联合”。但是,笛·波斯使他相信,这对于天主教的正统教义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他自己虽然不能接受,但对于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来说却是可能有帮助的看法,即‘实体的粘连’的假说”^③。“实体的粘连”与“灵魂与躯体的实在的联合”的区别在于:“单子不是作为一些整体加起来形成一个具有真正统一的总和,而是在相加以前先分解为初级物质和隐得来希。这样,初级物质的构成要素之总和就产生了一个有广延的被动的团块,而隐得来希的总和则产生了一个使这个团块有生命的实体性形式。每一个有机躯体都是一个实体的黏合,也就是一个与每个主导单子相对应的东西。”^④到最后,莱布尼茨被笛·波斯引导到承认:如果这种实体的黏合要在神学上是有用的,那它就一定得像个体的灵魂那样是不死的才行。在后来的通信中,这种学说一直被预设为讨论的基础,并且被用来建立实在的物体和实在的连续体。但是,莱布尼茨无论何处都“没有宣称过他相信这种学说”,他只是急切地希望说服天主教徒可以在不陷入异端邪说的情况下相信他的单子论。故而,罗素批评他说:“实体的黏合与其说是哲学家的信念,不如说是外交家的妥协让步。”^⑤然而,无论如何,莱布尼茨力求以哲学的方式来促成天主教和路德新教的联合的初衷及其为此所作的坚韧不拔的努力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① Cf. Robert Merrihew Adams, *Leibniz: Determinist, Theist, Idea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98.

② 罗素:《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段德智、张传有、陈家琪译,陈修斋、段德智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3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184页。

⑤ 同上。

2. 巴黎之行与访问斯宾诺莎(1672—1676年)

当时使德国一些统治阶级人物如迈因茨大主教等担心的,除教派纷争外,还有外国势力的入侵。17世纪后半期的西欧,英国、荷兰都已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科学上都可称做当时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远比分散落后的德国强大。而和德国相邻的法国,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荷兰、英国落后了一步,但在路易十四(1638—1715年)的统治下,正处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极盛时期。这位法国君主野心勃勃,以欧洲霸主自居,执意恢复“古代高卢边界”,梦想建立世界范围的统治,使迈因茨这样的德国诸侯深感威胁。而莱布尼茨及其朋友们也强烈地感受到对路易十四的军事野心进行及时疏导的必要性。从留下来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莱布尼茨曾拟《讨伐埃及计划》向迈因茨选帝侯献调虎离山计,即劝说路易十四挥戈南下出征埃及、打异教的土耳其人,而不对同样信奉基督宗教的邻近小国用兵。1672年年初,莱布尼茨奉迈因茨选帝侯之命随后者的侄子弗里德里希(1644—1717年)前往巴黎游说法王。

莱布尼茨到巴黎后,实际上并没有能把他的建议书呈送给法国国王,自然也更谈不上其建议之被采纳。但他这次去巴黎,从1672年开始居留了四年,广泛地结识了法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许多重要人物,对他一生的事业和思想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莱布尼茨在巴黎结识的第一个重要学术界人物是荷兰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光的波动理论的创立者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 1629—1695年)。惠更斯的主要著作有《摆动的时钟》、《重力起因讲演录》和《论光》等。其中,第一部著作不仅包含有曲率的数学理论,而且还包含有对诸多动力学问题的系统解答,如推导单摆振动时间的公式、物体绕稳定轴的振动以及匀速圆周运动的离心公式等。第二部著作着重阐述了他的重力理论和万有引力理论。而第三部著作则着重根据二次波阵面的所谓惠更斯原理对反射和折射做了新的解释。惠更斯对莱布尼茨很赏识,对后者的影响也很大。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惠更斯的钟摆理论及其据此对人的身心关系所做的自然主义的解释对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假说的提出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正是同惠更斯的交往以及随后对帕斯卡尔数学手稿和笛卡尔平面解析几何的研究把他引进了近代数学领域,并最终走上

了发现微积分的道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年)是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宗教哲学家和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他所提出的关于液体压力的一个定律被称做帕斯卡尔定律。1642—1644年间为了帮助他父亲计算税收,而设计制造了一个曾轰动一时的计算器;1646年,他为了检验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和托里拆利的理论,制作了水银气压计,为流体动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在巴黎逗留期间,莱布尼茨不仅了解了帕斯卡尔的科学成就,而且还改进了帕斯卡尔所首创的仅能作加减运算的计算器,使之也能作乘除和开方的运算。

莱布尼茨在巴黎的长期居住曾一度为1673年年初两次短暂访问伦敦所中断。他在伦敦所结识的主要人物是他的同胞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 1615—1677年)。奥尔登堡是英国皇家学会秘书,通过他,莱布尼茨广泛接触了伦敦学术界和科技界人士,包括著名的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气体定律(波义耳—马略特定律)的发现者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 1627—1691年)等人。莱布尼茨这次短暂访问伦敦的最重大也最直接的收获就是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刺激和鞭策,使他返回巴黎后更加高速、更加系统地研究高等数学,以至于他在1676年离开巴黎前终于独立地完成了积分学和微分学的发现。

莱布尼茨在巴黎结识的第二个重要学术界人物是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 1638—1715年)。马勒伯朗士是个神父,对奥古斯丁的教父学颇有研究。自接触笛卡尔的哲学著作后,便立志创建一个融近代哲学和基督宗教神学为一体的思想体系。这与莱布尼茨的哲学路向非常接近。1674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真理的探求》第一卷,获得极大成功。从1675年起,莱布尼茨便常与他一起讨论这部著作。马勒伯朗士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种关于心身关系的新理论,被称做偶因论(occasionalism),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叫“在上帝中看一切”,其意思是说:我们心中的观念既不可能是外来的,也不可能是心灵自生自有的,它们只能来自全知的上帝。我们只能在上帝中获得一切事物的观念。上帝借物质的身体运动的机缘使心灵产生相应的活动,又借心灵活动的机缘使物质身体产生相应的运动;心灵活动对于身体或身体活动对于心灵都只是“偶因”,而真正的原因则在于上帝。通过讨论,一方面加深了莱布尼茨对笛卡尔及其学派的哲学的理解;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加